香祖筆記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 ◄

香祖筆記
卷八

► 卷九

陳霆字水南，吳興人，著《兩山墨談》，甚有義理。閱《金陵瑣事》，始詳其本末。霆字震伯，僦居白下，又著《唐餘紀傳》、《渚山詞話》，嘗作詞弔張麗華云。麗華死於青溪，後人哀之，為立小祠，祠像乃二女郎，其一即孔貴嬪也。今祠亦不復存。

成、弘間，留都扇骨以李昭製者為最，見顧東江〈清〉集。往徐健庵司寇為宮坊時，贈予金陵仰氏扇，予謝以詩，有「舊京扇貴李昭骨」之句，翼日相遇朝班，問李昭出處，予但據東江集答之。後閱《金陵瑣事》，乃詳李昭、李讚、蔣誠三人製扇骨最精，徐守素、蔣徹、李信修補古銅器如神，恨昔者不能舉此應之，信強記之難也。

張遺字瑤星，金陵遺民也。居棲霞一小庵，數十年不入城市。著書十餘種，有一書紀南渡時事，可裨史乘，惜未版行。凡所撰著，稱《白雲自怡》。年九十而終。四十年前遊東萊，時先兄西樵亦客萊，相友善。及予在邗江，數客金陵，未及見之，蓋已禁足攝山矣。予撰《古歡錄》，亦遺此人，故著於此。

明時欽差行人吳惠，葬劉真人於留都鳳台門外，壙中得一石匣，中有玉冠，蓋上刻「王真人玉冠」五字。此與王喬玉棺相似，玉冠尤為新異。

舊例，科場進呈試錄，主考官自撰程文，其用士子文稍為點定，自萬曆十三年乙酉科始。治血山崩，當歸一兩，荊芥一兩，酒一鍾，水一鍾，煎服立止。

撫州商人病痢，危甚，太學生倪某用當歸末阿魏丸之，白滾湯送下，三服而愈。

又治痢方：黃花地丁搗取自然汁一酒盞，加蜂蜜少許，服之神效。

濕痰腫痛不能行，用{艸稀}薟草、水紅花、蘿蔔英、白金風花、水龍骨、花椒、槐條、蒼術、金銀花、甘草，以上十味煎水，蒸患處，水稍溫，即洗之。

治小腸疝氣，烏藥六錢，天門冬五錢，白水煎服，神效。

治小便不通，芒硝一錢，研細，以龍眼肉包之，細嚼咽下，立愈。

治瘤方：用竹刺將瘤頂稍稍撥開油皮，勿令見血，細研銅綠少許，放撥開處，以膏藥貼之。

接骨方：土鱉，用新瓦焙乾，半兩錢醋，淬七次，自然銅、乳香、沒藥菜、瓜子仁各等分為細末，每服一分半，酒調下。上體傷，食後服；下體傷，空心服。

治疫腫頭面方：金銀花二兩，濃煎一盞，服之，腫立消。

針入腹，用櫟炭末三錢，井水調服，即下；又方，以磁石置肛門外引下。〈已上俱出正續《金陵瑣事》〉沈石田周干支八字與明英宗同。

明寧國大長公主所用遺墨半挺，上用紫金打成龍口吞之。一瓷杯酌酒滿，則隱起一龍形，鱗鬣具備；酒盡，不復見。

金陵王某家有大石子，中具兜塵觀世音像，趺坐如生，面目衣裓如畫。又南唐元宗時，溧水桑樹生須菩提像，右袒左跪，衣裓宛然，其色如純漆，光可以鑒。

《南唐書》有馬令、胡恢、陸遊三家，馬、陸二書盛行於世，近吳門又有合刻，惟胡書世罕傳之。聞江陰李忠毅〈應升〉家有藏本，廿年前屬江陰令陸雲士〈次雲〉訪之，久不見報，又屬門人楊侍講賓實〈名時〉求之，亦不得。按恢，金陵人，博物強記，工篆隸，客京師，久不得調，《上韓忠獻公》詩云：「建業關山千里遠，長安風雪一人寒。」公深憐之，使篆太學石經，因得復官，任華州推官，卒。

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，詔云：「期畢便申。」周宰相王溥父祚以觀察使致仕，一卜者諛其壽可百四十，惟百二十歲時春夏間微苦髒腑，祚大喜，顧子孫曰：「孩兒輩切記，是年莫教我吃冷湯水。」二事癡絕可笑。杜牧詩「百年便作萬年計」，富貴中人不悟此者多矣。釋氏六如之喻，正為此輩棒喝。

顧鄰初云：「沈約《宋書》凡歌字皆作哥字。」予昔官廣陵，於一士大夫家見趙松雪家書，凡哥字皆作歌字，蓋古通用也。

舍筏登岸，禪家以為悟境，詩家以為化境，詩禪一致，等無差別。大復與空同書引此，正自言其所得耳。顧東橋以為英雄欺人，誤矣。豈東橋未能到此境地，故疑之耶？

京口張文選公選〈九徵〉，博物君子也。嘗題予《過江》、《入吳》兩集云：「筆墨之外，自具性情，登覽之餘，別深懷抱。」此語可與解人道。

予少遊京師，日與汪苕文〈琬〉、劉公戩〈體仁〉倡和，晨夕過從無間。一日往汪邸舍，其小面孫玉者走報曰：「王貽上來。」苕文出為予述之，予笑曰：「此子不減蕭茂挺家面。」

孔平仲《雜說》云：今公家文字用仰字，出《北史・北齊孝昭紀》「詔定三恪禮儀體式，亦仰議之」。

汪苕文赴京師，過揚州，予送之舟中，欲附惠泉五壇寄家西樵兄。汪以道遠稍難之，予笑謂曰：「汪大乃成俗吏！」汪亦一笑許之。後記其事於《說鈴》。

宋時徑山僧行園，為蛇傷足。一參方僧為治之，先汲淨水洗患處，易水數斛，令腐膿敗肉悉去，瘡上白筋見，乃挹以軟帛，以藥末勻糝瘡中，惡水泉湧，明日淨洗敷藥如初。一月毒盡肉生，平復如舊。其方乃香白芷為末，入鴨嘴、膽礬、麝香各少許。見《談藪》。

宋制，軍營中有天王堂，小說亦屢載之，不知何天王也。《談藪》云：唐天寶西蕃寇安西，奏乞援兵，詔不空三藏誦《仁王經》，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門，不空曰：「此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西耳。」後安西奏見神人破賊，城上天王見形，圖形上進，

因詔諸節鎮所在州府，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像，佛寺亦然，宋時沿之入軍營也。又《括異志》言：宋建炎中，敵將屠秀州，天王現於城上，若數間屋大，懼而引去，因建天王樓於城西北隅。

汪鈍翁〈琬〉嘗問予：「王、孟齊名，何以孟不及王？」予曰：「正以襄陽未能脫俗耳。」汪深然之，且曰：「他人從來見不到此。」

予又嘗謂鈍翁，李長吉詩云「骨重神寒天廟器」，「骨重神寒」四字可喻詩品。司空表聖《與王駕評詩》云：「王右丞、」韋蘇州趣味澄敻，如清沆之貫逵，元、白力而氣孱，乃都市豪估耳。」元、白正坐少此四字，故其品不貴。

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，予最喜「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」八字。又云「采采流水，蓬蓬遠春」，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，正與戴容州「藍田日暖，良玉生煙」八字同旨。

弇州云：「朦朧萌拆，情之來也；明雋清圓，詞之藻也。」四語亦妙。

古人同調齊名，大抵不甚相遠，獨劉楨與思王並稱，予所不解。建安七子，自孔文舉不當與諸人同流，此外如陳琳之《飲馬長城窟行》，阮瑀之《定情詩》，徐幹之《室思》，皆有漢人風矩，惟楨詩無一語可采，而自古在昔，並稱曹劉，未有駁正其非者。鍾嶸又謂其「仗氣愛奇，動多振絕，思王而下，楨為獨步」，殊似囈語，豈佳處今不傳耶？乃秦少遊亦云：「五字一何工，妙絕冠儔匹。」殆亦耳食之習。

萊陽宋荔裳〈琬〉按察言幼時讀書家塾，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，問：「孺子所讀何書？」對曰：「《史記》。」又問：「何人所作？」曰：「司馬遷。」又問：「渠是某科進士？」曰：「漢太史令，非進士也。」遽取而觀之，讀未一二行，輒抵於案，曰：「亦不見佳，何用讀為」」荔裳時方髫齔，知匿笑之，而此老夷然不屑。

予十數歲時，屢夢坐園亭，上有五色異禽，小於雊鵒，羽毛甚麗，群飛亭中，或集於肩，或投於懷，馴擾不去；又兩夢有人贈一奩墨，開之有異香。既覺，為諸兄言之，曰：「此文字之祥也。」順治八年辛卯，予年十有八，一日讀書倦而假寐，夢神入告曰：「汝知今科闈中題乎？乃『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』 也，《詩經》題乃『維清緝熙，文王之典』。叩其餘，則不應。」及八月入闈，首題果符所夢，頌題則「聖敬日躋」；及明年壬辰會試，頌題乃「維清緝熙」二句也。予中是科鄉試第一，旋改第六。壬辰下第，

而先兄吏部登進士，神所告乃予兄弟鄉會試首尾二題也。

康熙初，士人挾詩文遊京師，必謁龔端毅〈鼎孳〉公，次即謁長洲汪苕文〈琬〉、潁川劉公㦷〈體仁〉及予三人。陽羨陳緯雲維崧，其年〈維崧〉之弟也，初入都，手寫行卷三通置案上。友人問所詣，曰：「吏部劉公，戶部汪公、禮部王公也。」友人曰：「吾為子預卜之：汪得卷必摘其瑕疵而駁之，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，劉則一覽輒擲去，無所可否。」已而果然。予聞之，笑謂公㦷曰：「吾二人，或駁之，或揚之，皆尋常耳；惟兄此一擲，最不易到。」公㦷亦為之絕倒。

交趾老道士，結廬潮州之金山，年已百歲。養一雞，大如麼鳳，置枕中，鳴即睡覺；一胡孫，小如蝦蟆，以線繫几；一龜如錢大，置金合子中。予門人東莞令錢蔗山〈以塏〉曰：「雞，陽精也；胡孫，心猿也；龜，神靈而服氣也。皆小者損之又損也。」其言甚有理致。

《嶺海見聞》云：蚌聞雷而孕，望月而胎珠。中秋蚌始胎，中秋無月，則蚌無胎。凡秋夕海色空明，天半有朱霞光起，蚌曬珠也。珠之名類不一，有精珠、褪光珠、瑠珠、走珠、滑珠、磥砢珠、官雨珠、稅珠、葱符珠。珠重七分為珍珠，八分為寶珠。合浦天以珠為貴，生男曰珠兒，生女曰珠娘。

香樹生海南黎峒，葉如冬青。凡葉黃則香結，香或在根株，或在枝幹。最上者為黃沉，亦曰鐵骨沉，從土中取出，帶泥而黑，堅而沉水，其價三倍。或在樹腹，如松脂液，有白木間之，曰生沉，投之水亦沉。投之水半沉半浮，曰飛沉。皆為上品。有曰速香者，不俟凝結而速取之也，不沉而香特異。曰花鏟者，香與木雜，鏟木而存香也。有曰土伽楠，與沉香並生，沉香性堅，伽楠性軟，其氣上升，故老人佩之，少便溺。產占城者佳，樹為大蟻所穴，蟻食石蜜，遺漬香中，歲久凝而堅潤，其色若鴨頭綠，上之上也。又有虎豹斑、金絲結，其色黃，貴與鴨頭綠等。

椰杯見毒則裂，嶺南人多制為食器以辟蠱。永安產燭竹，文信公駐軍時，燃此竹以代炬。

海蜘蛛生粵海島中，巨若車輪，文具五色，絲如緪組。虎豹觸之，不得脫，斃乃食之。

瓊州黎峒有黎長統之，必符、王二姓乃得立。黎長家有古罐，傳為祖先所遺，非陶非石，天欲雨則先鳴，官軍將入山則大鳴。

廣州之虎門合蘭海，每歲正月初三、四、五日現海市，城闕樓台，車騎人物，倏忽萬狀。康熙丙辰見戈甲之形，粵有兵變。黃太衝〈宗羲〉亦言寧波有海市。蓋東海、南海皆有，不惟登州，但登見以四、五月，廣見以正月初旬三日是小異耳，鄞之見不言定期。

《嶺海見聞》言：鐵樹生海底石上，幹類珊瑚，尾如彗，千年則成珊瑚，其旁有蚌守之，往往得鐵樹則兼得珠。是鐵樹與珊瑚同類，俱生於海。然珊瑚大者五六尺，小者不過尺許，以鐵網取之，在水則軟，見風則堅，初白漸黃，得日色乃殷紅如丹砂。按王濟雨舟所記，云官橫州於一指揮家圃中，親見此樹，歷言其六十年開花之詳。予在羊城學使署，亦見鐵樹，高大不殊諸樹，乃木本，非玉石之屬，但以鐵培護其根，則茂，與他樹以水澆灌者差異，與前所云云不類，豈名同實兩種耶？

《嶺海見聞》云：「香樹幹如樹蘭，葉如黃楊，子如連翹而黑，以夏月子熟種之，亦有寄生榕樹上者。」《閩小紀》云：「千年榕樹，上生奇南香。」

陶嶽《五代史補》載馮道鎮同州，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，道以付判官，判官素滑稽，書一絕句於判後云：「荊棘森森繞杏壇，儒官高貴盡偷安。若教酒務修夫子，覺我慚惶也大難。」道有愧色，因出俸修之。又李谷為陳州防禦使，三日，謁夫子廟，惟破屋三間，中存聖像。有伶人李花開進口號曰：「破落三間屋，蕭條一旅人。不知負何事，生死厄於陳。」谷驚歎，遽出俸以修之。五代學校廢壞如此，賴滑稽之言始得復故，可為浩歎。觀唐玄宗過魯謁孔子廟詩，居然盛世帝王氣象。近聖駕東巡，謁闕里聖廟，載謁孔林，特命戶部發金錢十餘萬重修廟貌，輪奐一新，賜孔氏子孫十餘人為五經博士等官，特賜御用曲柄傘於大成殿，此又漢、唐、宋、明已來所未有者。故觀於文教之興廢盛衰，而世之治亂可知矣。

周郭威親征慕容彥超，至兗州，夢文宣王。明日攻其城，入之，過夫子廟，叩首再拜，且諭近臣曰：「夫子聖人，百王取則焉，安可不拜？」且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令。五代之世，乃亦有此。自明代至本朝，曲阜縣知縣皆以孔氏子孫為之，而不知始於後周也。

越處女對勾踐曰：「見之如好婦，奪之似懼虎，杳之如日，偏如滕兔。」此即處女脫兔之喻，而語益奇。凡溺水及服金屑，用鴨血灌之即瘥。耳暴聾，用全蠍去毒為末，酒調，滴耳中，聞水聲即愈。

枸杞子榨油，點燈觀書，能益目力。金瘡傷，用獨殼大栗研幹末，敷之立愈。

治喉痹、乳鵝，用蝦蟆衣、鳳尾草擂細，入鹽霜梅肉，煮酒各少許調和，再研，細布絞汁，以鵝毛刷患處，吐痰即消。

惡瘡腫毒初起，當歸、黃蘗皮、羌活為細末，生鷺鷥膝搗汁，調傅瘡之四圍，自然收毒，聚作小頭即破，切不可並瘡頭傅之。骨鯁用犬涎，穀芒用鵝涎，灌之即愈。

宋孝宗食蟹過多，患痢。有嚴防禦者，用新采藕節研細，熱酒調服，果愈。

治病眼生赤障者，用白螺一枚，去掩，以黃連末糝之，置露中一夜，曉取肉化為水，滴目，則障自消。

治嗽驗方：香橼去核，薄切作細片，以清酒同研入砂罐內煮，令熟爛，自黃昏至五更為度。用蜜拌勻，當睡中喚起，用匙挑服，甚效。又方，向南柔桑條一束，每條寸折，納鍋中，用水五碗，煎至一碗，渴即飲之。

治水腫方：用田螺、大蒜、車前草和研為膏，作大餅，覆臍上，水從便出即愈。〈已上俱出《養屙漫筆》〉

予平生為詩，不喜次韻，不喜集句，不喜數疊前韻。惟少時有集黃山谷詩一絕云〈《謝人送梅》〉：「榨頭夜雨排簷滴，誰與愁眉唱一杯。瘦盡腰圍怯風景，城南名士遣春來。」如此集句，恐非李西涯所知。西涯有集句詩一卷。

《李西涯集》第六卷《主一齋為徐公肅都憲作》，又《徐亞卿原一六十二得雙生子戲贈》。原一與昆山徐健庵司寇初字同，公肅與其弟立齋相國初字同，立齋亦為都憲，健庵亦為亞卿，何其吻合至此。但前之二徐未悉其名耳。

宋陳輔輔之，丹陽人，有詩云：「北山松粉未飄花，白下風輕麥腳斜。身似舊時王謝燕，一年一度到君家。」為王介甫所知，而與蘇公尤厚善。黃是師是，章惇之甥也，以二女妻潁濱子適、遜。哲宗時欲召用，林希以是沮之，後知定州卒。東坡皆有尺牘與之。元人吳師道跋云：「二人出處不同，而尚德守義，不為勢利回邪變易，其賢則一。」予撰

《古歡錄》，取師是而遺輔之，此詩尤為可愛，特書之。

吳師道《禮部集》有云，江陰趙彥衛作《西漢定安公補紀》，首書元年、四年書策命孺子為定安公，五年至十八年每年書公在定安，法《春秋》「公在乾侯」之義，意亦美矣。按孺子嬰，宣帝玄孫，楚孝王孫，廣戚侯顯子，漢之近親，非若呂后取他姓子比矣。太后臨朝稱制，莽居攝踐阼，改元居攝，又改元初始，則孺子雖未正帝位，固已儼然為天下之君矣。莽篡而猶存，莽滅而復為漢，若之何絕之哉。又考序例云，正統雖絕，而故君尚存，則追係正統之年而注其下，如唐武氏例，是趙氏《補紀》殆類此。但其書法猶有可議者，不稱居攝、初始，直云元年、三年，則失其實矣。莽以平原、安德、漯陰、鬲、重丘萬戶為定安國，而以大鴻臚府為公第居之，則書公在定安亦為失實。定安公乃莽所加，豈得仍其偽號？竊謂宜自初始二年下注新莽始建國元年，初始三年以後下注莽年，如前遞數而書，孺子在京師，存其故稱，紀其實地，庶幾得之。或曰，其後方望立嬰為帝，而元滅之，當若何？按方望事在光武建元元年，書法當云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於臨涇，元〈更始〉遣兵擊斬望，嬰並遇害。

釋典，羅雲出家〈即羅睺羅〉，佛命舍利弗為其和尚，大目犍連作阿闍黎。故沙門以和尚為尊貴之稱。

佛姨母瞿曇彌欲出家，如來不許，謂阿難言，若聽女人出家，乃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，譬如莠生稻田，善穀復敗；又言我之正法，千歲興盛，以度女人，故至五百歲而漸衰微。所以者何？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，一不得作如來，二不得作轉輪聖王，三不得作第二忉利天王，四不得作第六天魔王，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〈瞿一作驕〉。按此乃比丘尼之始，夫如來既受姨母乳哺深思，及五百除饉女，皆長老久修梵行，而如來難之且如此，後之人談何容易耶？又如唐武后乃真天魔王，以釋氏因果論之，不知往劫是何福德也。

南渡時，東平伯劉澤清者，字鶴洲，曹州人，天啟中戶書郭允厚家奴也。後充本州捕盜弓手，少無賴，為鄉里所惡。徙居曹縣，遭離亂，從軍，積功至總兵官。金陵立福王，遂為藩伯，開府淮陰。其兄忘其名，字鳳洲，崇禎時亦至總兵官，禦敵，歿於王事，稱名將，非澤清比也。澤清為人陰狠慘毒，睚眥必報，曹縣士大夫罹其禍者甚眾。澤清在江淮縣有故居，空無人。一日，諸生十數輩偃飲其宅，或拾一錦鞋於內閣中，傳玩之，座中有謔者，澤清知之，使健兒名捕至淮，盡殺之。中表兄某，夙有違言，遣人召之。中表懼，祈哀於澤清之母，為婉轉申救。澤清佯許諾，禮待頗厚，既辭歸，立遣健兒途

中拉殺之。已而大兵渡淮，澤清迎降，歸於京師，以叛案有連，至盧溝橋伏法，行路快之。不數年，子姓無子遺，故居為墟。

《唐書》言孟浩然與給事中王維善，維私邀入內直，會明皇至，浩然倉卒避匿床下。帝問知之，喜曰：「朕聞其名久，恨未見耳。」立召見，問所為詩，云云。而《北夢瑣言》以為李白，誤。

盧沆為舉子，於滻水遇宣宗微行，意其貴人，斂身回避，緣此受知擢第。賈島、溫飛卿亦以微行傲忽，致長江、方城之謫，此可為輕薄之戒。又孟弘微郎中者，性誕妄，因次對奏曰：「陛下何以不知有臣，不以文字召用？」宣宗怒曰：「卿何人，朕耳中全不知有卿！」亦坐貶。

丹青樹出終南山，丹青竹出熊耳山。

唐、宋啟事用門狀，即今士大夫彼此拜謁之名刺也，上書某官謹祗候某官。陸務觀《老學庵筆記》云，見東都時蘇、王諸名公門狀一卷，率皆手書。古人鄭重不苟如此，今則小胥之事耳。又翰林故事，坊局已上乃得用紅柬為刺，史官庶常止用白。雖元旦賀壽等吉禮亦不用紅，不喻其義。

故事有最可笑者，唐御史臺惟南床最尊重，每會集，南床不笑，則諸御史不敢笑；南床笑，則皆大笑，謂之哄堂。

唐相國段文昌，史云西河人，褒國公志玄之後。志玄本臨淄人，文昌徙居荊南。又云荊蜀皆有先祖故第。又云先人墳墓在荊州，其稱臨淄人，以先世本籍故，而與鄒平無涉，不知何以封鄒平公。今鄒平縣西北，地名段家橋，謂是文昌故居，傅會不足信也。子成式柯古。罷江州刺史，居襄陽，與李商隱、溫飛卿倡和，故號《漢上題襟集》。然柯古著《酉陽雜俎》，多言齊州事，如長白山、沙彌二桃之類，皆在鄒平。

唐華原柳氏家法為士族之冠，公綽、公權已下至比皆然。比家鬻婢，猶不屑奉侍賣絹牙郎，其家法可知。而負國賊柳璨乃生其族，卒與張廷範輩同誅死，未足酬衣冠之禍。故知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之論，未必盡然。若桓彝為晉忠臣，而溫與玄繼世為逆，郗鑒、郗愔之生超，盧懷慎、盧奕之生杞，皆其類歟？每讀史，輒為三歎。

金陵胡宗仁字彭舉，以畫名，亦工詩，與竟陵鍾伯敬為友。當有與鍾書云：「兄弟子侄皆耽作畫，蓬門晝掩，茗碗爐香，閣筆盈案。妄擬堆笏滿床，昔人一門五貴，七葉蟬連，寧復過之。」其子玉昆，字元潤，亦工畫，嘗寫杭州宋宮古梅，予題絕句云：「風雨崖山事渺然，故宮疏影自年年。何人寄恨丹青裏，留伴冬青哭杜鵑。」故友合肥李文定容齋〈天馥〉極愛此詩，常諷詠之。昔人謂沈石田相城喬木，代禪吟寫，此後惟金陵胡氏足以繼之。

張遺瑤星題程青谿侍郎〈正揆〉畫云：「唐六如畫學周東村，不啻過之，隻為胸中多數百卷書耳。」予評陳戶部子文〈奕禧〉書品，亦如此。

姚翼字伯右，工畫梅，又取鍾山梅瓣粘於便面，以筆添枝幹其上，極有生韻，時號姚梅，人多效為之。渠丘張杞園〈貞〉孔目仿作甚工。

白樂天詩「吳娘暮雨蕭蕭曲，自別江南久不聞」，極是佳句。虞山錢牧翁宗伯詩：「東風誰唱吳娘曲，暮雨蕭蕭暗禁城。」予亦有二絕句云：「波繞雷塘一帶流，至今水調怨揚州。年來慣聽吳娘曲，暮雨蕭蕭水閣頭。」「七載離筵喚奈何，玉壺紅淚斂青蛾。蕭蕭暮雨南陽驛，重聽吳娘一曲歌。」

周侍郎櫟園〈亮工〉《閩小紀》云：「鷗皆白，獨莆田九鯉湖鷗作粉紅色。」隋宦者劉繼詮獻芙蓉鷗二十四隻，色如芙蓉，疑即此種。

唐、宋外任官到任，皆有謝表，《高常詩集》有《謝封丘縣尉表》，則縣尉亦得上表矣。

《閩小紀》云：燕窩有烏白紅三種，惟紅者最難得，白者能愈痰疾，紅者有益小兒痘疹。

櫟園又云：參皆益人，沙元苦參亦兼補，海參得名，亦以能溫補故也。生於土為人參，生於水為海參，故海參以遼海者為良。

先兄西樵先生撰古今閨閣詩文為《然脂集》，多至二百卷。詩部不必言，文部至五十餘卷，自廿一史已下瀏觀采摭，可稱宏博精核，而說部尤創獲，為古人所未有，今略其書目，載於此：班昭《漢書・異姓諸侯王》已下至《古今人表》凡十卷，班昭《漢書，天文志》一卷，班昭《補列女傳》一卷，班昭《女誡》一卷，班昭《幽通賦注》一卷，衛鑠《筆陣圖》一卷，蘇蕙《璿璣圖》一卷，宋若莘《女論語》一卷，侯莫陳邈妻《女孝

經》一卷，預浩〈或作喻浩〉《女木經》一卷，李清照《打馬圖》一卷，沈俶《諧史》一卷，龍輔《女紅餘志》一卷，管道升《墨竹譜》一卷，鄭氏《女教篇》一卷，明仁孝徐後《內訓》一卷，仁孝徐後《勸善嘉言》一、二、三卷，仁孝徐後《勸善感應》一卷，章聖蔣太后《女訓》一卷，楊慎妻黃氏《錦字書》一卷，王鳳嫻《東歸紀事》一卷，廬江王夫人《燈花占》一卷，張淑英《刺繡圖》一卷，邢慈靜〈邢太僕侗之妹〉《黔途略》一卷，徐淑英《女誡雜論》一卷，徐德英《革除紀》一卷，筆洞細君《花殿最》一卷，薛素素《花瑣事》一卷，方維儀《尼說七惑》一卷，方維儀《宮閨詩評》一卷，顧若璞《往生紀實》一卷，倪仁吉《宮意圖題語》一卷，陳結璘《牡丹亭牌譜》一卷，胡貞波《古牌譜》上下卷，季嫻《學古餘論》一卷，季嫻《前因紀》一卷，王端淑《詩緯序論》一卷，陶姮儀《放生約》一卷，董白《奩豔》上中下卷，尼超衍《密印語錄》一卷，尼濟印《仁風語錄》一卷，尼自如《語錄》一卷，計五十六卷。其全書今藏篋笥，無力刻行也。

上巳之巳，本已字之訛。又《泊宅編》云十干之戊，與茂同音，今呼為務，亦非。又稱為武。《五代史》：偽梁朱溫時司天監上言，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，蓋溫父名誠戊，字類成，故司天監以此諂之。今吳中術士尚有沿之者。

柳子厚作《非國語》，宋江端禮作《非非國語》，嗣是劉章、虞槃，皆有《非非國語》，見張合《宙載》，今不盡傳。

童貫自謂韓魏公出子，與梁師成自謂蘇文忠出子正同。曹操父子本寺人之後，忠獻、文忠乃為寺人祖禰乎？

《宙載》云：書冊為水潦所浸，可於大甑中蒸而曝之，至一二番，乃以物鎮平處，逮乾，色雖微漬，而無損壞。

《宙載》：張鐸僉事言鴿能辟小兒疳氣，當多置房養之，清晨令兒開房放鴿，其氣著面，則無疳疾。

《南園漫錄》云：桂有桂樹之桂，有桂花之桂。桂樹則《楚詞》桂酒、笛桂之類，今醫藥所用，取其氣味甘辛，乃用其皮也。桂花之桂，則詩詞所言，今人家園囿所植，取其香氣鬱烈，乃尚其花也。類書所載，皆未別白，雖白、孔《六帖》亦然。

溫飛卿以蒼耳子對白頭翁，寧陽許襄敏公〈彬〉取作一聯云：「道上鉤衣蒼耳子，風前聒客白頭翁。」蓋其去國之作，上句即「迷陽迷陽，勿傷吾行」，下句即「違山十里，蟪蛄之聲尚猶在耳」之義。

《碧里雜存》云：鍾山孝陵，即梁寶志公瘞所也。傍有八功德水，誠意伯奏改葬志公，水亦隨往。太祖異之，為建靈谷寺，歲命太常祭焉。

《見只編》言陳水南〈霆〉以南唐李昇宜繼唐後，改馬令書以為《唐餘紀傳》，猶蕭常改《三國・蜀志》為《續後漢書》也。讀《吳越備史》，昇本安吉砦將潘某之子，姓實潘也。水南特以五代篡祚短促，不足繼統，不若南唐聲名文物，雄擅江左，不愧唐後耳，云云。予按吳越與南唐世為仇，《備史》之言未可遽信，詎可據為實錄以駁水南耶？

漢《郙閣銘》在寧羌州，州陋甚，在五丁峽西南。予嘗過之，不知有此古物，未及訪碑刻所在，殊以為憾。

甲申八月，禮部尚書韓卒於位。公長洲人，中康熙癸丑會、狀兩元，授翰林修撰，至今官。先是以內閣學士予假歸，乙亥奉召入京。有屠西爽者，以卜筮名吳中，韓問之，曰：「公此行官至尚書，然癸未即當南歸，過此不能歸矣。」韓入都，累遷禮部、吏部侍郎，超拜大宗伯，至癸未始嬰疾，乞假未允，甲申病增劇，再疏告老，命在任調理，至是卒。公平素為予述屠言，且云：「過癸未不歸，豈遂死耶？」王大司空〈鴻緒〉時同被召命，聞屠語人曰：「韓公此行不歸矣。」果驗。屠亦以癸未年卒。

康熙四十一年五月，於保和殿頒賜御書，大理少卿臣李斯義得臨黃庭堅書一幅，其詩云：「談經草檄鬢華生，初擁閩山傳節行。江入桐廬青欲斷，溪從劍浦碧來迎。茶雖戶種租宜薄，鹽不家煎價賴平。要使祈招歌德意，君恩豈為遠人輕。」四十三年十一月，李以副都御史遷福建巡撫，前詩竟為之讖云。